景印宋本

附釋文尚書註疏

(五)



附釋文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康誥第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數所角反叛亦作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内國名叔封字○梓音子圻具依反

疏成王至康誥　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爲器爲善政以結之○傳以三至王之　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爲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内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

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弁以三监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衆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内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内諸侯並屬之故得揔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衞吾四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衞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衞國河内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西以曹地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衞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衞民於邶鄘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既三年殺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傳命康叔至封字　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為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内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内焉

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為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為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不見耳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魄字又作𩲸普白反馬云𩲸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納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納如銳反

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衞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見賢遍反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乃洪大誥治直吏反注及下其治民安治用安治同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疏】惟三至誥治　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

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已未於時周公初造基趾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爲衛侯大誥以治道○傳周公至魄生　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爲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須度量而天下大服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録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傳初造至集會　正義曰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民服捴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揔序言之鄭以爲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爲謀大不辭矣○

康誥

傳此五至於周　正義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爲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資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傳周公而治道　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巳云庶殷攻位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爲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爲不辭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

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長丁丈反下同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教首○去羌呂反下欲去去疾同**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殪於計反**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勗許玉反

疏 王若至東土 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爲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鰥夫寡婦况貴彊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慎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殺之道用兵除惡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次序以文王之教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爲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周公至教訓 正義曰以曰者爲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

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率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爲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爲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爲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爲之而鄭以揔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皆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首　正義曰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慎罰也○傳惠恤至示民　正義曰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傳天美至武王　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 念我所以告汝之言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今治民將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遹音聿又音述馬云述也衣如字徐於既反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 汝當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耇音狗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大于天爲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

疏 王曰嗚呼封汝至王命　正義曰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武王尚行之汝既得爲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

其所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别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既然又闡大於天之道而爲順德又加之寛容則汝身不見廢常在王命○傳今治至政教　正義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令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以爲政教也○傳汝當至訓民　正義曰上云敷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耇老成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傳又當至安民　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别求上只言遹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者○傳大于至王命　正義曰以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爲順德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恫音通又敕動反瘝古頑反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 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 **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寛身其乃治民○盡徐子忍反好呼報反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懋音茂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 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應應對之應注同徐於甑反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

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

疏 王曰嗚呼小至新民　正義曰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爲善而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安也安之既難其往治之事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從乃其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大是爲民所怨事不可爲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行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傳恫痛至我言　正義曰恫聲類於痛故恫爲痛也瘝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如已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已爲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傳天德至難安　正義曰久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爲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至者勉　正義曰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爲怨不恒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傳弘王至之教　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歎而勑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爲不常用犯汝○眚所領反本亦作省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宥于救反

疏 王曰嗚呼封敬至可殺　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愼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

身自爲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爲之以此故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有論之以誤故也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

歎政教有次叙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

惟民其勑懋和

民既服化乃其自勑正勉爲和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

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以咎其九反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孩亥才反

非汝封刑人殺人

言得刑殺罪人

無或刑人殺人

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者

非汝封又曰劓刵人

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劓魚器反刵如志反

無或劓刵人

所以舉輕以戒爲人輕行之

疏 王曰嗚呼封有至刵人 正義曰以刑者政之助不得已即用之非情好殺害故又本於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而汝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服從化其自勑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爲善若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爲善其皆安治爲政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無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刵人之無罪者也○傳化惡至修善 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傳愛養至安治 正義曰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爲善人爲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傳劓截至得行 正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即墨劓剕宮也劓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刵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刵人

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臬魚列反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要於宵反蔽必世反斷丁亂反及篇末同覆芳服反疏王曰外事至要囚　正義曰言不濫刑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刑以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傳言外至用之　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爲奉王事汝當用刑書爲布陳是刑法爲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

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傳要囚至之至　正義曰言要囚明取要辭於囚以思記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彝以支反下同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與自以爲不足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心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己之欸心○欸苦管反疏王曰汝至乃知　正義曰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其大斷若爲而王言曰汝

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法斷獄用殷家所行常法
故事其陳法殷彝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
意之所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
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有順事
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巳乎汝惟小子耳而
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旣善我心我
德惟汝所委知也○傳陳是至故事　正義曰陳是法事
卽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卽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
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傳巳乎至欵心　正義曰此
言我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爲我以康叔爲巳若汝不善
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欵曲之心只由汝
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徧知故我王命汝以欵曲之心述康
叔爲言故云亦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攘如羊反宄音軌

暋不畏死罔弗憝暋強也自強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暋音敏憝徒對反徐徒猥反強其丈反不
惡烏路反下所大惡疾惡亦惡並音同

疏 凡民至弗憝　正義曰言
人所愼刑者以凡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
而殺害及顚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爲之而不畏死此
爲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愼刑罰耳○傳凡
民至貨利　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罪者由寇攘也而
爲之於外內旣有刼竊其刼竊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
而傷皆爲之而取貨利故也○傳暋強至絕之　正義曰
暋強也於盤庚巳訓而此重詳之以由此得罪當須絕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

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

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

厥兄於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爲人兄亦又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鞠居六反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弔音的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泯徐武軫反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疏王曰封元至無赦　正義曰以是所用得其罪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於骨肉之人爲大惡猶尚爲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爲人之子不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爲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爲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可哀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放也○傳大惡至不友　正義曰言將有作姦宄大惡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下文不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傳爲人至不孝　正義曰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爲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爲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爲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

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
和詈爭鬬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乃逆命毆罵殺
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傳於爲至不慈　正義曰上文
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爲摠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
母於子幷爲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
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傳於爲至不
恭　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
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
弟而分友文爲二而言恭也五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
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
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
兄若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
則天之明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於天理
常然爲天明白之道○傳爲人至不友　正義曰言亦者
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
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
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爲
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

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䟽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隣保
罪有相及是也**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
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戛簡八反**惟厥正人越小**
臣諸節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乃**
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
惡惟朕憝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
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別彼列反注同長丁丈反下同**已汝乃其速由茲**
義率殺亦惟君惟長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
長之正道**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

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爲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忌其記反、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懌音亦

疏不率至以懌　正義曰言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循刑之況在外上掌庶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諸有符節者並爲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即病其爲君之道是汝長爲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爲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爲人君惟爲人長之正道既爲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爲威暴惟爲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戛常至犯乎　正義曰戛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故戛爲常也述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爲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爲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爲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傳惟其至之科○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爲有符節耳○傳汝今至惡汝

正義曰言分别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為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傳汝乃至正道　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為長散則人君為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為一孝經對例以長為大夫耳○傳為人至之故　正義曰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為不能以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為非德也○傳常事至法之　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為異故輕之而以為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　正義曰寛則得衆故五教在寛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寛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人悅懌汝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為于僞反**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

疏

王曰封爽至厥邦　正義曰既言德刑事終而揔言之我所以令汝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為人君當明惟為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善安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明惟至安之　正義曰以慎德刑為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為善富而不擾為安也鄭以迪為下讀各為一通也○傳治民至其國　正義曰以已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則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為無吉康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

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而未和同設事之言○令力呈反數所角反**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

（疏）王曰封予至于天　正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民安當爲政以慎德刑爲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我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罰誅我我其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爲君不慎德刑其上明聞於天是爲罪大不可赦○傳我惟至慎刑　正義曰以敷求殷先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爲已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刑也○傳假令至之言　正義曰天下不安爲揔說所以不安猶未定其心於周道屢數而不和同也時已大和會故言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傳明惟至怨我　正義曰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　正義曰此揔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爲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言無作怨以失罰爲罪大言當修已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蔽時忱丕則敏德**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爲長久**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

（疏）王曰

嗚呼至瑕殄　正義曰以罰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已以敬哉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信之道大當法爲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過而絕亡汝○傳斷行至有功　正義曰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爲見事之速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傳用是至長久　正義曰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知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我殄**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明乃服命**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乃聽用康乂民**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

（疏）王曰嗚呼肆至乂民　正義曰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傳享有至可則　正義曰以不瑕殄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

（疏）王若至世享　正義曰以須高聽治民故王命順其德而言曰汝往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享國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嗜市志反

（疏）傳康叔至酒誥　正義曰以梓

材云若玆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爲連屬之監則爲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爲牧而所戒爲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爲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宰之建牧立監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録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妹邦即牧養之地〔令〕力呈反下始令勿令同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穆文王弟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文王弟稱穆〕周自后稷而封爲始祖后稷不窋爲昭鞠陶爲穆公劉爲昭慶節爲穆黃僕爲昭差弗爲穆毀揄爲昭公非爲穆高圉爲昭亞圉爲穆諸盩爲昭大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故左傳宮之奇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韶〔窋〕仲律反〔揄〕音投〔盩〕音張流反〔大〕並音太

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毖〕音祕〔少〕詩照反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爲〕于僞反下同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行〕下孟反注及下注之行同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大小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爲罪也

〔疏〕王若至惟辜　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次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爲政也其誥

愼所職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爲飮也所以不常爲飮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大祭祀故以酒爲祭不主飮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爲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爲罪以此衆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酒爲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周公至北是　正義曰此爲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與沬　一也故沬爲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爲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即東與北爲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傳父昭至之政　正義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爲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爲昭不窋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生差弗爲穆差弗生毀揄爲昭毀揄生公飛爲穆公飛生高圉爲昭高圉生亞圉爲穆亞圉生組紺爲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爲穆亶父生季歷爲昭季歷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昭也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爲初始爲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毖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傳文王至常飮　正義曰告勑使之敬愼故曰告愼甚衆國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旣摠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内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夕勑之丁寧愼之至也○傳惟天至祭祀　正義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爲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爲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爲始誤也○傳天下至亂行　正義曰民自飮酒致亂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天之下教命

令民作酒也爲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紂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爲亂行定本云亦爲亂行俗本誤也○傳於小至爲罪也　正義曰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小大也上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爲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揔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

疏文王至惟一　正義曰前文王戒酒以爲所供當重飲之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爲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爲然其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爲德可知也○傳小子至飲酒　正義曰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傳於所至至醉　正義曰以述上文內外雙舉此爲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康叔爲國之事故揔言衆國惟於祭祀得飲酒循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

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爲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爲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衆國也○傳文王至心善　正義曰以惟曰爲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長丁丈反下注長官諸侯之長同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賈音古養羊亮反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挈厚致用酒養也○洗先典反馬云盡也腆他典反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

爾大克羞耉惟君爾乃飲食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省悉井反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饋其位反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汝能以進老成人爲醉飽考中德爲用逸則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任音壬

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

疏　妹土至王家　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今指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

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父母
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潔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
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
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
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爲君矣如
此汝乃爲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
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爲考行中正之德即是進行老
成人惟堪爲君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
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
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推天
順其大德而佑　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
傳今往至父兄　正義曰以妹土爲所封之都故言今往
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爲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行施由股
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
也○傳農功至父母　正義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
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
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
也○傳其父至酒養　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
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
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傳衆伯至違犯　正義
曰衆伯君子統衆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
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傳汝大至
君義　正義曰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
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爲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所民
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爲飲
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爲臣義不過慎酒進德
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爲互矣○傳我大至成矣
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爲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耇長省古
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爲君故
云則君道成矣○傳能考至之道　正義曰以聖人爲能
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考德爲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以
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可以無爲故
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之道也鄭以爲助祭於君
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並亦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
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
忘在於王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

酒誥

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

疏王曰封我西至之命　正義曰於此乃揔言不可不用文王慎酒之教王命之曰封我文王本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我文至常飲　正義曰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衆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也故云不常飲揔述上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相息亮反下同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暇遐嫁反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湎面善反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
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辟扶亦反
疏 王曰封我聞至祇辟 正義曰以周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
今又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爲戒王命之
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於上
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德持智以爲
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
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
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
是在外之服侯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
官衆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
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
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明又於正人之道
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
爲法也。傳聞之至小民 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
衆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
民皆由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已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
著小民。傳能常至爲非 正義曰德在於身智在於心

故能常德持智即上迪畏天顯小民爲自湯後皆爾。傳
惟殷至逸豫 正義曰此事當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内服
百僚庶尹也爲君畏相故輔之若寛暇與逸豫則不恭敬
故不敢爲也。傳崇聚至明無 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
充實則集聚故崇爲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
言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傳於在至之德 正義曰
以公卿與國爲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見廣故自外
及内舉四者以揔六服又因衛爲蕃衛故不言采也國謂
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見偏在外爲君故言化湯畏
相之德。傳於在至自逸 正義曰畿外有服數畿内無
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爲揔之文但百官衆正
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
次大夫者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
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
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揔
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
亞等雖不爲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
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傳於百至里者 正義曰每言

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爲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爲揔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外至飲酒 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酣户甘反樂音洛**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易如字馬以豉反**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盡許力反縱子用反泆音溢又作逸亦作佚**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差初佳反又初賣反**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紂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很胡懇反**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咎**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聞音問**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凡爲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疏 我聞至速辜 正義曰既言帝乙以上愼酒以存故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

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
享升聞於天大惟行其淫虐爲民下所怨紂衆羣臣集聚
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
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爲人自召此罪故
也。傳言紂至變易 正義曰施之政令於民無顯明之
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爲善所敬之所
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爲民所怨紂之爲惡執
心堅固不可變易也。傳紂大至其心 正義曰誕訓爲
大言紂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傳紂衆至逸故
正義曰紂衆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作自俗
本多誤爲嗜。傳言凡至召罪 正義曰此
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封予**
不惟若茲多誥 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 **古人有言曰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監工暫反下及注同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

監撫于時 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撫安天下於是 （疏）王曰
封予至于時 正義曰既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
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
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
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
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
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爲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予惟**
曰汝劼毖殷獻臣 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 （劼）苦八反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 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内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
采 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 **矧惟若疇圻父**
薄違農父 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徒

乎言任大。〇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扶各反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若保宏父**

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御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〇宏大也辟必亦反斷丁亂反

疏子惟至于酒 正義曰殷之存亡既可以爲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之畢官猶尚固慎況惟汝之身事所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而不可不固慎乎於已身事猶當固慎況惟所敬順疇咨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爲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況汝又能剛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〇傳劼固至用之 正義曰劼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爲重故節文以相況毖訓爲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通於下皆固慎。〇傳侯甸至賓友乎 正義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〇傳於善至民乎

正義曰於善臣即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爲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爲燕息之近臣服采爲朝祭之近臣非孔意也。〇傳圻父至任大 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以司馬征伐在乎闢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〇傳宏大至酒乎 正義曰宏大釋詁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言大父者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揔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剛斷於酒乎爲甚之義也其定辟揔上自劼毖殷獻臣已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況而接之其實揔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爲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爲重司空直指營

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爲迫廻者事務爲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爲佁民而君所順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収捕之勿令失也○佚音逸**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盡子忍反**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惡烏洛反**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三息暫反又如字**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

疏厥或至于殺　正義曰以爲政莫重於斷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惟其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傳盡執至殺之　正義曰言周故爲京師但飲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　傳又惟至殺之　正義曰言諸臣謂尊者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衞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傳以其至享國　正義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令有此明訓惣上之辭故得享國○傳汝若至之罪　正義曰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潔汝之政事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潔靜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於

酒言當正身以帥民 疏 王曰封汝至于酒 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曰封汝當常聽念我所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之吏若宰人者沈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梓材 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梓音子本亦作杍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 疏 傳告康至治材 正義曰此取下言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爲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杍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爲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摠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爲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乃都家之政於國○暨其器反 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勞力報反下注同來力代反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 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宄音軌 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戕徐在羊反又七良反馬云殘也 疏 王曰至人宥 正義曰王曰封汝爲政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

於國然後汝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爲國
君之道汝爲君道汝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
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
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厲殺人之事
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爲善矣爲君之
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之故云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心
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
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
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爲君
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爲敬勞之也
○傳言當至於國　正義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
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
言用之者旣用其言以爲政又用其人以爲輔本之得大
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遺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
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
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
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爲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
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

梓材

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揔包
大目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廟所掌
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
連言之○傳汝當至之道　正義曰言汝當信用目即信
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目與庶人故得通
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
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
王爲二王之後即亂名實也○傳汝推至師法　正義曰
即上民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揔上惟邦君言汝
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傳言國至善矣
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恒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衆大
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所謂
令康叔之語但在目下宜爲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目
故云我無厲虐殺人之事互明君及目皆師法而無虐○
傳亦其至來之　正義曰亦其爲君之道者爲邦君之道
非直順常亦須敬　勞故往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
也○傳以民至勞之　正義曰上文無罪敬勞此惟就有
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不殺人者殺人亦是

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
合罪不可寛宥其所過歴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寛宥以
爲敬勞之○傳聽訟至宥之　正義曰以君者立於無過
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爲君之事與上
厥君始終相承於姦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
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王啓監**
厥亂爲民 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
監工暫反劉工銜反下同爲于僞反注同
治直吏反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
合由以容 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
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
令見寃枉○屬婦上音蜀妾之事妻也令
力呈反冪末同寃紆元反一本作以寃 **王其效邦**
君越御事厥命曷以 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
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
可不
勤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能長
養民
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 疏 王啓至攸辟正
罪當務之○恬田簾反辟扶亦反 義曰周公云所以
敬勞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爲於民故也以此當教
民曰無得相殘傷無得相虐殺而爲重害也何但不可爲
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不於存恤屬婦合和其
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寃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
効實國若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
善惡故不可不勤也所効實君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昔
明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爲監無所復罪汝當務之○傳當
教至寃枉　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不死虐
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
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爲例則非閑嫡婦也何者妻子
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寃枉故也○傳王者至不勤　正義
曰以君臣共國事故并効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
爲非即是王使存省侯伯
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勤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
惟其陳修爲厥疆畎 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
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

修治爲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菑側其反畎工犬反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

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墻惟其當塗墍茨蓋之○垣音袁墉音庸馬云卑曰垣高曰墉墍徐許氣反說文云仰塗也廣雅云塗也馬云堊色一音故愛反茨徐在私反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樸普角反馬云未成器也斲丁角反雘枉略反徐烏郭反馬云善丹也說文云讀與霍同也又一郭反字林皆同

疏

惟曰至丹雘

正義曰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爲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爲政之喻惟爲監之事曰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偏布菑而耕發其田又須惟其陳列修治爲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君人爲室家已勤力及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墍飾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雘又後成以喻人君爲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

傳爲政至後治

正義曰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修治於末明爲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故也皆詳類跡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功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亦塗也揔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雘塗丹皆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墍墍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雘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朱者與用連文故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爲近汝治國當法之○夾音協近也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亦既用明德

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朝直遥反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

皇

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付如字馬云作附拓音託**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懌音亦字又作斁下同先悉薦反注同**已若茲監**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爲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監古陷反爲于偽反**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疏今王至保民 正義曰此戒康叔已蒲三篇其事將終須有揔結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爲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衆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爲兄弟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爲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天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爲政用明德以懷萬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爲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爲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爲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傳言文至法之 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傳衆國至明德 正義曰享施於王而兄弟爲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欲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爲亦先王耳○傳大天至遂大 正義曰肆遂也申遂故爲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爲遂大也○傳今王至之義 正義曰言用德亦是明

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
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
化天下使善是悅先王受命其和悅先
王即遠拓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附釋文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附釋文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頴達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 使召公先相宅 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召時照反相息亮反下注同 作召誥

召誥 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疏 成王至召誥　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爲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爲戒史叙其事作召誥○傳武王至居焉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爲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顔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爲其鼎

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傳相所至陳戒　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未盡故爲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爲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公至作誥　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爲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爲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鎬胡老反見賢遍反下不見同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先悉薦反又如字**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朏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憒反**厥既得卜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度待洛反朝直遙反處昌慮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汭如銳反

【疏】惟二月至位成　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爲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爲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

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
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
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
戊申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
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爲三
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
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
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
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
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日光照月光圓蒲面
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
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
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
爲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
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歳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爲
望是已丑爲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
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筭術前月

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
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已至見考　正義曰於已望後六
日是爲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
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爲天下
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
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
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
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
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
鎬京告武王也○傳朏明至所居　正義曰說文云朏月
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朏字從月出
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
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
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爲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
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傳其已至位處
正義曰經營者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
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已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
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内也匠人王城方九里

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　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爲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 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 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共音恭句古侯反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屬音燭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

乃復入 諸侯公卿並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復〕扶又反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疏 若翼至若公 正義曰順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大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十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殷衆殷皆勸樂勸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汭 正義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傳於乙至可知 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傳告立至共牢 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

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牧也　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文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斂謂賦功諸侯之功料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爲方伯州牧主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至周公

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巳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於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已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傳召公至之事　正義曰大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

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爲戒成王錫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一皆是也**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爲辭諫也諸侯在故託焉**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歎皇天改其太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奈何弗敬**何其奈何不憂敬之欲其行敬

疏 誥告至弗敬 正義曰召公所陳戒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爲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託以爲言也乃曰嗚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太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德此命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傳歎皇至不慎 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太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爲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太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瘝在**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瘝工頑反**夫**

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夫知並如字注同籲音喻呼也號戶高反**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爲民主

疏天既至用懋　正義曰更述殷之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爲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　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忝　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終至良臣　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瘝從病類故言瘝病也鄭王皆以瘝爲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　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爲法戒之**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有殷**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

墜厥命墜其王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少詩照反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疏王其至自天　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者爲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爲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爲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爲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耇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爲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夏禹至王命　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爲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傳言天至如禹　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略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傳童子至法之　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莅政而言今沖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耇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効之老人之言即下云古人之德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爲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諴音咸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爲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碞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碞五

咸反徐又音吟

疏 嗚呼至民嵒　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爲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爲先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王爲至道成　正義曰王者爲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爲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也嵒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爲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即今休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稱周公言其爲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 **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 爲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疏 王來至今休　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爲治爲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　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爲用○傳稱周至爲治　正義曰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王者爲天所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爲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爲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爲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
南縣是也○傳爲治至致治　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
祭百神天地爲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爲治當愼祀於天地
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愼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
中大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　正義曰用是土中致治
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
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旦
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
有周御事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
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比毗志反徐扶志反近附近之近**節性惟日其邁**
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令力呈反**王敬作所不可不**
敬德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
疏
王先至敬德　正義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
自陳己意戒王令爲政先服治殷家御治事之臣使之
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

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
矣王當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爲下所敬則下敬奉
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爲
戒○傳召公至可一　正義曰自今休已上文義相連知
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己意
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
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
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勢或踈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
乖矣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
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
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傳和比至其
行　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
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
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
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
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爲至命矣　正義
曰聖王爲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
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爲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

命故爲其德不可不敬也王必敬爲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疏我不至若功　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爲不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與不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爲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爲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之命以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爲敬也○傳言王至不長　正義曰相監俱訓爲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

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傳以能至所知　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也王說亦然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亦猶是也○遺唯季反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

亦敢殄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

【疏】王乃至王顯　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爲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爲政之道亦猶是矣爲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爲以授之命其命者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

若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
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
之用言爲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
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
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在德行之首
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
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傳言王至猶是　正義曰以此
新即政始行教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爲善則善矣若
能爲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己行善
而來是自遺智命矣初習爲惡則惡矣若其爲惡天必授
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
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
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爲政之道亦猶是
爲善政得福爲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傳
今天至在人　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
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
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
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勸修敬德故云

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
愚智夭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爲吉病患爲
凶於王者則太平爲吉禍亂爲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
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
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夭枉爲難也○傳言王至歷年
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爲一
事也故上傳云王其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傳勿用
至秉常　正義曰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爲非常之義戒王
當使民以時莫爲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傳亦當
至慎罰　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直犯
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
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爲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
枉濫者多是爲不能果敢絕刑殺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
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傳順行至之首　正義曰若
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禹湯之功
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
在德之首禹湯爲有德之首故王亦爲首○傳王在至光
明　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

民乃惟法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爲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讎字或作醻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

召誥

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

疏 上下至永命　正義曰上既勸王敬德又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勸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下勤恤也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爲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　正義曰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

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
傳拜手至匹之　正義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
爲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
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
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
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手一句史録其事非
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爲此拜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
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
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爲召公之謙辭讎訓爲四
敢以王之四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
鄭玄云王之諸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爲齊等故云
民在下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永命　正義曰我非敢勤
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君
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
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小
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召公先相
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
兆逆告成王○相息亮反使所吏反注遣使同
作洛誥

洛誥　既成洛邑將致政成
王告以居洛之義

疏　召公至洛誥　正義曰
序自上下相顧爲文上
篇序云召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
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
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
周公將欲歸政於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
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荅史叙其事作洛誥史
録此篇録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爲後法非獨相宅告卜
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略其
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召公至成王　正義曰上篇
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
公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
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
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

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来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伻来来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京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　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辟必亦反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少詩照反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爲民明君之治○治直吏反

疏

周公至民明辟　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爲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爲民明君之治言欲爲民明君必當治土中故爲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退老　正義曰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

十三是孔之所據也○傳如往至已攝　正義曰如往釋詁文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爲安定成王幼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傳我乃至之治　正義曰徿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爲民明君之政治言欲爲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河朔朔北也瀍直連反近附近之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

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下同

【疏】予惟至獻卜　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爲治也○傳致政至之意　正義曰下文揔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傳我使至食墨　正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

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
河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
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
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
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悦之用鄭康
成之説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　正義曰洛陽即成
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
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
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
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
使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
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成王尊敬周公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
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 **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
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

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貞正也馬云當也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
休 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爲萬十萬爲億言久遠 **拜手稽首誨言**
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盡子忍反 【疏】王拜手至誨言　正義曰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
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
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
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
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
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
王至之美　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
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况於臣
乎成王尊敬周公故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
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
美來相洛邑之宅○傳言公至其美　正義曰周公追述
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
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

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爲視我卜也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久遠　正義曰言居洛爲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已祚亂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爲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爲億也○傳成王至之言　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爲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曰音越一音人實反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燄音豔敘絕句馬讀敘句字屬下令力呈反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

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

裕汝永有辭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嚮徐許亮反往同惇都昆反

疏 周公至有辭 正義曰王求教誨之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爲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爲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爲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宜於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臣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絶故丁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故欲絶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絶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爲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嚮就百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

傳言王至祀之 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卜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爲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

傳我整至政事 正義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

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爲此言冀王爲政善也○傳今王至民者　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爲王臨祭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爲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爲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爲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傳惟天至化之　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爲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已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略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義異上句故

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少子至已往　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愼其朋黨令禁絶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傳言朋至以初　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既然初雖欿欿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復可絶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既成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　正義曰考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爲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爲也惟當用我所爲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傳往行至後世　正義曰此時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爲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爲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寛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歎譽成王之辭也

公曰

已汝惟冲子惟終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疏公曰至爽侮　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已如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爲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爲下民之君惟爲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

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已乎至美業　正義曰周公上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爲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傳奉上至奉上　正義曰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爲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爲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加法以否奉上違止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爲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我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頒音班徐甫云反馬云猶

也棐音匪又芳鬼反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爲可長○蘉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篤敘乃正父厚次敘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被皮寄反又被美反

疏乃惟至用戾　正義曰又曰己居攝之時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爲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爲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爲至用之　正義曰爲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爲政務在和人雖復佁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爲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須分也○傳汝乃至可長　正義曰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己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爲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爲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蘉之爲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爲勉○傳厚次至奉之　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爲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但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爲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　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

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近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不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 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褒薄謀反切韻博謀反

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

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洽。旁步光反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

予沖子夙夜毖祀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毖音秘

【疏】王若至毖祀 正義曰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傳成王至去之 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已爲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闇而治

危故云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傳言公至順天　正義曰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巳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佐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荅天命是也孔分經爲傳故探取下句以申之○傳又當至其衆　正義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傳厚尊至而行　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礼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礼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記于新邑咸秩無文欲荅公誨巳之事還述公辞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爲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傳言公至化之　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爲充此光亦爲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巳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洽　正義曰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来爲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

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巳洽於民也○傳言政至所能　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巳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巳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公之功輔道我巳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疏】王曰公功至若時　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巳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至之功　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爲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我小子退坐之後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

禮亦未克敉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敉亡婢反治直吏反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監工銜反注同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

疏王曰公子至四輔　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爲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爲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爲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傳我小至佐我　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

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爲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爲國君公當留佐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言四至以去　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大安至倚公　正義曰文武受人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倚公也維者爲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樂音洛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

世享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發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斁音亦
厭於豔反疏王曰公定至世享 正義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
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
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公留至公功 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爲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
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于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
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傳公必至之德 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
我意欲致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發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
公之德享謂荷負之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
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

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
奉其道叙成王留已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少子
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
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
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
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
荅其師作周孚先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
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疏周公至孚先 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與而爲言曰王
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

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爲王留
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
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
君爲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
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
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旦以多衆君子卿大夫等及
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爲周
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爲
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傳拜而至得去 正義
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
以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爲太師也承安汝文
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爲民主天以民命
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
此民言王之留己乃爲此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
○傳於汝至己意 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
王意大使我恭奉其道叙成王留己之意也王於文王武
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承
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傳少子至賢

人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
洛邑者欲令王居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爲
政故言來訓典爲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
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
正義曰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今王更復新之
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爲軌訓
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
德之王彼人恭敬推先己戒成王使爲善政令後王崇重
之○傳曰其至成功 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言
曰以起之○傳我旦至推先 正義曰旦是周公之名故
自稱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衆
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爲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
臣盡誠節爲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
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爲周家
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
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卑
言自立信因其
所宜以設文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

伻殷乃命寧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己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單音丹馬丁但反信也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秬音巨鬯勑亮反香酒也卣由手反又音由中罇也禋音因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汝為政當順典常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為周○遘工豆反厭於豔反注同馬云厭飫也徐於廉反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

疏考朕至懷德　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鐏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傳我所至安之　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子斥成王言用文王之道制為典法以明成王行之為明君也特舉文祖不言武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文武使己來居此地周公自言非己意也文武令我營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

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民云文武使我來愼
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傳周公至說之
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即太
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
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
調暢謂之秬鬯鬯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
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詁
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絜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
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
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
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
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
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
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
乃爲此辭故言曰也○傳言我至經宿　正義曰此申述
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敢經宿示
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
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

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文武是爲不經宿也且太平
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
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爲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
於明堂告五帝太皡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
廟告成洛邑○傳汝爲至爲周　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
此經述上惇典故言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
釋詁云遘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
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爲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
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爲周
○傳王使至終之　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年猒飽王德
此教爲王德使萬年令民猒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
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
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爲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

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王在新室孔馬絕句

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

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歳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烝之丞反鄭讀王在新邑烝騂息營反祝之又反一音之六反**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㔶告神○王賓絶句殺禋絶句一讀連咸格絶句太室馬云廟中之夾室祼官喚反**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誕保文武受命絶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

疏戊辰至七年　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爲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歳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爲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爲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祼㔶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爲周公後也又揔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傳成王至晦到　正義曰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歳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月至魯侯　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

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齋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 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爲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祼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此經先言殺後言祼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祼爲重故言王祼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爲重故特言之○傳王爲至拜後 正義曰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

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傳言周至終述　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揔結之自戊辰已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附釋文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則如字或作測非近附近之近周公以王命誥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多士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

疏成周至多士　正義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叙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　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　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爲成周○傳殷大至誨之　正義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民事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爲王官以爲大臣不

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揔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稱頑民之意經云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為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為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疏 惟三月至王士 正義曰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周公至衆士 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 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弔音的旻閔巾反仁覆愍下謂之旻馬云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愍眉隕反喪息浪反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言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 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王黜殷命終周於帝王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佐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治直吏反畀必利反下同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

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爲于僞反畏如字一音威 【疏】王若至明畏 正義曰周公以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大下喪亡於殷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家代殷爲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衆士來爲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爲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爲已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效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喻之○傳順其至在下 正義曰順其殷亡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下文皆是順之辭○傳稱天至於殷 正義曰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名獨言旻天者旻愍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

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殺帝王 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主此乃王者之事故爲王者之誅罰勑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天祐至天命 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結此經大意叙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爲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之不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嚮許亮反于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泆音逸又作佾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下

孟反**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甸〕徒遍反〔疏〕我聞至四方

正義曰既言天之效驗去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爲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爲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興以譬之○傳言上至告之　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爲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修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罰　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已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上〕時掌反〔齊〕側皆反**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

王紂大無明於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喪息浪反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

疏 自成至于罰　正義曰既言命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至紂始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久爲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於天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爲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爲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自帝至社稷　正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爲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傳湯既至德澤　正義曰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爲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傳言紂至亂甚　正義曰淫泆俱訓爲過言紂大過其泆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爲惡不畏天也無能明民爲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不愛

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顛於天與顯民祗共蒙上周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　正義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爲天所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乃爲上天所罰言彼天罰者皆有闇亂之辭上天不罰無辜紂有闇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爲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佗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復扶又反**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疏 王若至不正

正義曰周公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衆士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爲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傳周王至恤祀　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爲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傳天有至傷士　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爲告正武成正告

多士

功成功成無害即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傳我亦至念法　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爲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遺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

疏王曰猷至天命　正義曰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爲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汝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以道至誨汝　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

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辨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廻故爲居西也○傳汝無至怨我　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傳言我至用之　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爲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以任用故我往前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爲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爲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傳惟我至天命　正義曰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逖他歷反比毗志反注同遠于萬反

疏　王曰多士至多遜　正義曰王復言曰衆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爲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爲順道冀汝相教爲善求不爲惡也○傳昔我至國君　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四國至順道　正義曰天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

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爲之也遐逖俱訓爲遠今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此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爲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所以從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

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却也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

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爲天所憐

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啻始豉反徐本作商音同下篇放此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

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還善

疏　王曰告至爾遷　正義曰王又言曰告汝殷之多士所以遠徙汝者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爲我惟以待四方無所賓外亦惟爲汝衆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爲順事故也汝若多爲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爲我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

也汝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今汝至有年　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爲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爲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爲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此爲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疏王曰又至攸居　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之○傳言汝至居行　正義曰王以誨之巳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爲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録辭非王語也今史録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曰又言也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好呼報反**無逸**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疏傳中人至無逸　正義曰上智不肯爲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爲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篇　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爲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怙音戸**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

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相息亮反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諺五旦反

疏周公至聞知　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
曰嗚呼君子之人所在其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
之艱難然後乃謀為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
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
難乃為逸豫逸戲乃叛諺不恭既為欺誕父母矣不欺則
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
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乎　正義曰周公意重
其事故歎而為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
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可以君
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
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

言王者日有萬機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
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稼穡至依
怙　正義曰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為寒
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
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
勞是乃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君子當
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畋形
之逸也無為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
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傳視小人至其勞　正義
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
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
○傳小人至聞知　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
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為稼穡是賤
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
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為逸
豫遊戲乃為叛諺不恭已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
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

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夂也自今而道遠夂故爲古老之人詩云召彼故老 周公曰

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嚴如字又魚檢反注同馬作儼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爲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治直吏反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

疏 周公至五年 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夭壽爲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 正義曰中宗廟號大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 正義曰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孝行著○行下孟反 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 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

疏 其在至九年 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爲太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

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武丁其至同事　正義曰舊乆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乆勞於外知是其父小乙使之乆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爲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爲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傳武丁起至行著　正義曰以上言乆勞於外爲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在喪至自安　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群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主所爲善事詳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善謀至無非　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爲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湯孫太甲爲王不義乆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惸求營反字又作煢**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乆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

疏 其在至三年　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喪所言行不義

惟亦爲王久爲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寡惸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湯孫至之桐　正義曰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爲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爲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爲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爲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閒故云久爲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王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傳在桐至惸獨　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豳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言之○傳太甲至稱祖　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爲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

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耽丁南反注下同樂音洛注下同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

或十

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 疏 自時至三年 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爲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 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卑服如字馬本作俾俾使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息淺反注同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昃音側本又作仄昳田節反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供音恭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疏 周公至十年 正義曰殷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大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於日中及昃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己爲衆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己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爲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太王至父祖 正義曰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

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爲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爲耳○傳文王至艱難　正義曰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之人　正義曰徽懿皆訓爲美徽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徽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之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祥之鰥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　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昳爲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復語猶云

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爲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爲民故言咸咸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　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爲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爲西伯故當爲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爲取樂故不敢非時田獵以爲樂耳○傳文王至全數　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爲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爲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爲君不言受王命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

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世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 正義曰傳意訓淫爲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爲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 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不寛不暇而以爲原王之意而爲辭故言曰耽以爲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 正義曰酗從酉以凶爲聲是酗爲凶酒之名故以酒爲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爲德飲酒爲政心以凶酒爲己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

正之供 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虔反夫音扶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酗況付反

疏 周公至德哉 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己身以供待之也以身供待萬民以當早夜恪勤不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爲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醟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爲凶以酒爲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爲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 正義曰先

惠胥教誨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譸竹求反馬本作輈爾雅及詩作侜同侜張誑也幻音患誑九況反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詛側助反祝之又反

【疏】周公至詛祝　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人之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為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上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傳歎古至義方　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傳譸張至惑也　正義曰譸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傳此其至教之　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乃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任同已由已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上之言胥此不言胥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為惡故不言胥也○傳以君至其

上　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起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爲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詈力智反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

疏　周公至含怒　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脩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政　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脩善政也鄭玄以皇爲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傳其人至和悅　正義曰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爲虛言而引過歸己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憾胡暗反 **則若時不永命厥辟不寬綽厥心**

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叢才工反

疏 此厥至厥身 正義曰殺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爲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褊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王勿學此也○傳則如至含怒 正義曰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爲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寬緩其心言徑即含怒也王肅讀辟爲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玆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穎達疏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爲保太保也爲師太師也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相息亮反左右馬云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說音悅奭始亦反召公名

疏 召公至君奭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己意以告召公史叙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則此爲保爲師亦爲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爲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爲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

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爲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傳尊之至名篇　正義曰周公呼爲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幷原豐爲一當召公於中以爲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

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弔音的**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

于休若天棐忱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終馬本作崇云受也

疏周公至不祥　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周公爲師順古道而呼曰君奭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爲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傳廢興至以國　正義曰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爲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爲戒鄭玄

亦然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歎而言曰君亦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已音以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絶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遏於葛反徐音謁絶反佚音逸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易以豉反注同諶氏壬反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旦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

于我冲子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

疏 嗚呼至冲子　正義曰周公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絶失先王光大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旦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歎而至不留　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是引聲之辭既呼君奭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説故令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

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我道馬本作我迪去如字又起呂反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

疏又曰至受命　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傳無德至延久　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爲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摯音至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隕于敏反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說音悅

疏公曰君奭至甘盤　正義曰言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爲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爲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爲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

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尹摯至太平　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取平　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傳太甲之孫　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巳立崩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巳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乂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傳伊陟至二臣　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知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乂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傳祖乙至巫氏　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爲巫知巫爲氏也○傳高宗至傅說　正義曰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計傅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傅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

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治直吏反下同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疏率惟至百姓　正義曰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爲臣之道有陳烈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爲王之命則使商家富貴百姓爲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言伊至年所　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爲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爲天之子是配天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傳殷禮至禮節　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屏賓領反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

王循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辟必亦反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

疏王人至是孚　正義曰王人謂與人爲王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爲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　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

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　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傳一人至信之　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為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疏公曰君奭天至造邦　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奭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奭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　正義曰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上言不弔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即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為專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　正義曰上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

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爲新國傳意言不及旦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興滅由人我欲輔王使爲平至之君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勸德以受命○重直用反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虢閎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夭名○虢寡白反徐公伯反閎音宏夭於表反徐於驕反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顚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散素但反顚丁田反又音田南宮括工活反南宮氏括名也馬本作南君胥附毛詩作疏附傳曰率下親上曰疏附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走本又作奔走又作奏音同詩傳云喻德宣譽曰奔奏鄭箋云奔走使人歸趨先後上悉薦反下戶豆反毛詩傳云相導前後曰先後禦侮詩傳云武臣折衝曰禦侮

疏公曰君奭至厥躬　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奭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受命○傳在昔至受命　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割絶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勸行德義以受天命○傳文王至夭名　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爲文王之弟虢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閎散泰南宮皆是氏宜生顚括皆名也○傳散泰至之任　正義曰詩緜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

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爲此任也此四事者五臣共爲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蔑徐亡結反**亦維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見賢遍反注同冒莫報反下同馬作勖勉也聞音問或如字

疏 又曰至命哉 正義曰文王既有賢臣五人又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爲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爲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傳有五至良佐 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猒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相息亮反**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疏 武王至稱德 正義

曰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
王蹈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
共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明武
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
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文王至四人　正義曰文
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
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
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虢叔先死故曰
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
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傳惟此
至其德　正義曰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
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任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

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
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
天乎○造才老反一音七到反鳴鳥馬云鳴鳥謂鳳凰也本或作鳴鳳者非

疏

今在至能格　正義曰周
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
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譬
如遊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
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
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
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
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格
於皇天者乎○傳我新至我留　正義曰周公既已還政
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子旦者周公既攝
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
子劣弱故言又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
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弱而

巳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闔敖游涌而逆則游者入水乎渡之名譬若成王在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傳今與至天乎　正義曰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正欲收斂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耇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巳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博言巳類言巳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爲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以爲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爲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至固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巳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鳳有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爲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朝直遙反易以豉反**告君乃猷我不以後人迷**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疏】公曰嗚呼至人迷　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謂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傳告君至教之　正義曰猷訓爲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爲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

謀於寬裕也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爲汝于僞反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亶丁但反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疏公曰前至之恤　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廣乃悉命汝爲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爲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傳前人至正矣　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爲汝○傳汝以至而已　正義曰勗勉也偶配也亶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爲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爲行公曰君告

汝朕允告汝以我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勑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喪息浪反否方九反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戡音堪勝音升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疏公曰君告至丕時　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大保奭其汝以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

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其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　正義曰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不言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俾必耳反懈佳賣反

疏　嗚呼至率俾　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解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疏　公曰君予至越民　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鮮息淺反

祗若茲往敬用治

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疏　公曰嗚至用治　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

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傳惟汝至慎終　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於善故戒召公以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六